



像南瓜一样活着

■王南海

春暖花开时，邻居大伯支起高高的架子，那是给南瓜兄弟准备的“新房”。种下的南瓜种子那时只是刚刚发了芽，根本不起眼，这些嫩嫩的芽叶叽叽喳喳地商量着，自己要长成一只什么样的瓜。有的说：“我要长得最大最甜。”有的说：“我自由随意，长成啥就算啥。”当时，它们声音太小，也许只有风姑娘听得到。

待我几个月后再抬头看时，竟然发现那些藤蔓仿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攀岩运动员”，它们徒手攀登，竟然已经稳稳当当地爬上高高的架子，还开出灿灿的花朵来。湛蓝色的天幕下，你需要扬着头和它们说话，它们似乎得意洋洋的，说：“瞧着，我的瓜也要长大了。”

果然，不久后，那些不起眼的瓜仿佛不顾及体形的胖女人，越发肥硕起来。我笑它们太胖了，它们

却得意地说：“我们是以胖为美呢。”于是，在瓜的世界里，每一只南瓜都在拼命地肥硕。只几个星期，它们竟然胖得摇摇晃晃，仿佛要坠下来一样。

此时，邻居大伯不慌不忙地给这些瓜安排保护措施，一只圆而长的南瓜，给它准备了一个上好的秋千，瓜正好“坐”在秋千里，舒舒服服的，那“秋千”的两端系在顶棚上，看起来极为坚实。这下子，那南瓜仿佛乐开了花，偶尔有阵风吹过，叶片沙沙，南瓜就哼着小曲，懒洋洋地轻轻地晃一下秋千，此时，需要配上段苏州评弹才恰当。

最搞笑的是一只大南瓜，表皮已经呈橘红色，斑斑点点的地方是绿色，仿佛是自然画上去的精美纹饰。大伯给它配的是一块红布绿花朵的丝巾，它仿佛是一个刚刚出

嫁的姑娘，身着独具魅力的新娘装，正款款地回娘家呢。我笑眯眯地看着它，它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把头微微地侧向一边，羞答答的模样。还有一只黄皮的南瓜，仿佛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勇士，努力地向顶棚处张望，大伯干脆给它弄了一个木托，直接把它托举起来。那黄皮南瓜就站在高处，似乎在说：“我们峰顶相见。”

记得看过一位作者写南瓜，极为有趣：“几只胖嘟嘟的南瓜，背熟了指定的经书后，它们就披上了黄袍袈裟，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打坐，被主人用筐请回了家，蹲坐在西厢房的胖南瓜，对面是身着青袍的瘦南瓜。”

每每收了南瓜，我最喜欢的就是喝南瓜粥，或是用南瓜炖肉。那滋味，香而糯，是家的味道。

读过项丽敏的《像南瓜一样活着》一书，非常认同她所说的：“有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活得像南瓜，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在秋天的时候躺在地里，红得像瓦。”我们都是普通人，可以像南瓜一样生活，遵循生命的规律，每一天都昂扬向上，都幸福快乐，在属于自己的小日子里，自由自在，舒适随心。它们每天都是满满的松弛感，着实让人羡慕。

像南瓜一样活着，让自己的思想饱满而丰盈，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橙色的色彩，内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浪漫情愫。在《灰姑娘》里，南瓜也是华丽的马车，代表了幸福与奇迹。像南瓜一样活着，狂风暴雨时，我岿然不动。而在每一个清风朗月的日子里，懂得享受平凡中最真实的美好……

沙彦楷先生的示儿诗

■毕士雄

盛夏酷暑，清风徐来。我想起了民国大律师沙彦楷先生赠给他儿子的扇面诗。

沙彦楷先生是旧上海名声极响的法律界大人物，也是宜兴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为纪念这位故乡名贤，周铁镇近日将沙彦楷故居修缮一新。

今已95岁高龄的沙凤丹老人，寓居无锡，是沙彦楷先生目前仅存的儿子。沙凤丹老人将他收藏多年的父亲给他题诗的折扇，捐赠给了新修的沙彦楷故居，作永久保存。

沙彦楷先生在扇面上的题诗是这样的：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能不因循自树立，务存柔弱戒刚强。”

抱易老人书示丹儿”这首扇面诗，既是自勉诗，更是示儿诗，是沙彦楷先生写给儿子沙凤丹的一首七言诗。这首诗，短短28个字，却包含了人生哲理的丰富内涵，寄予了沙老对儿子的殷切期望。

令人注目的是，诗末沙老特地写上自己的外号“抱易老人”。沙老对充满智慧的我国古代经典著作《易经》十分推崇，并以此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传喻下代。对我们后人，也有启示和教育意义。

这首示儿诗，每句都提纲挈领、言之有据，显示了沙老的广阔视野和丰富学识。

前两句原意出自《老子》：“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沙老直接引用《旧唐书·孙思邈传》对这两句的诠释：“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前句是说，办事胆子要大，要勇敢；但用心要细，要周到，即“胆大心细”的意思。后句说的是“智圆行方”的道理。圆，圆满，周全；方，端正，不苟且。意谓知识要广博周备，行事要方正不苟。

第三句，引自唐代韩愈《答刘正夫书》中句子：“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意谓圣人的学问之道是：他不写文章就罢了，如果写就一定崇尚、学习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者之所以能写出漂亮的文章，不在于别的，而是由于他能树立自己的风格，不因袭别人。这里说的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不能因循守旧，而要在此基础上独立创新。

末句引自老子《道德经》：“柔弱克刚强。”讲的是以柔克刚的处事方法。其实，此处的“柔弱”，不是软弱无用，而是柔软、柔顺的意思。柔情似水，水可穿透金石，化解刚强硬物，化解各种矛盾。水滴石穿，便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四句诗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概括了为人处事的人生要诀。用现今的话来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观对人生经验的绝好总结，既博大精深，又通俗易懂，成为沙家后人，乃至我们这些后世最珍贵的座右铭。

一把小折扇，几十年过去，依然保存如新。可见，沙凤丹对父亲的遗物视如家珍。我对故乡这对具有峭峻风骨和耿洁胸怀的沙家父子，肃然起敬。

瓜藤上的时光指纹

■廖庆国

日头毒得能烤化柏油路，光脚踩地直烫得蹦高。爷爷家小院却藏着阴凉，四只粗木盆盛满井水，西瓜泡在里头晃悠，水珠顺着深绿瓜皮往下滚，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圈圈深色印子，像谁打翻了墨水瓶。

爷爷总在午后扎进瓜田。我踩着他的影子跟在后头，泥巴地蒸着热气，混着瓜秧的青草味往鼻子里钻。他那份蓝布汗衫洗得薄透，后背被汗浸得深一块浅一块，紧紧贴在脊梁上。弯腰在瓜藤里扒拉时，他粗糙的手指肚蹭过瓜皮，像在摸什么金贵物件。瞅准了瓜，就屈起指关节“咚咚”敲两下，耳朵恨不得贴上去听，接着咧嘴一笑：“就这个瓢口！”烟熏黄的牙齿漏着风，掐瓜蒂时格外轻手，把瓜接在怀里，胳膊往下一沉，眼角的皱纹都被笑意挤到了一块儿。

井水湃过的瓜往破石桌上一放，菜刀刚挨瓜皮，“咔嚓”一声，瓜就自己裂开了。红瓢子水汪汪的，黑籽嵌在里头像撒了把黑芝麻。爷爷切瓜手速快，月牙块堆得像座小红山。我抢过最大的一块，张嘴就是一大口，沙瓢在嘴里化得溜甜，汁水顺着嘴角往脖子里淌，黏糊糊的凉意在肚子里打了个转。爷爷坐旁边摇着豁了边的蒲扇，扇出来的风带着土腥味，他瞅着我们吃得满

脸红汁，前襟跟染了颜料似的，就扯着嗓子喊：“慢点儿啃！冰着胃该闹疼了！”

后来进城，超市的瓜堆成小山，冰柜里的切块红得发亮。买回家一尝，甜是甜，却没了滋味，咽下去心里空落落的，冰得牙根发颤。去年夏天回老家，老屋还在，爷爷的瓜田荒了，野草长得比人高。正跟二大爷唠嗑，他抱来新摘的瓜：“尝尝！我这法子种的，跟你爷爷当年种的一个味儿！”

我学爷爷的样举刀，“咔嚓”，红瓢黑籽敞亮露出来。隔壁小子蹲旁边直咽口水，接过瓜埋头啃，腮帮子鼓得老高，红汁水顺着下巴滴在蓝布短褂上。他抬头眼睛发亮：“这瓜比冰棍还甜！”爷爷坐在小板凳上，看他狼吞虎咽，笑得眼睛眯成缝，拍着大腿乐：“这小子跟他叔小时候一个样！老法子种的才够味儿！”阳光落在他脸上，皱纹里像藏着当年瓜田的日头。

如今我也懂得，西瓜吃完了，夏天就会过去。可有些滋味赖在记忆里：沙瓢磨着牙缝的细渣，胳膊上糖渍干后的紧涩感，还有那口冰得人一激灵的甜。它总在提醒我：日子往前跑，好多事变了样，可爷爷还在，老院子还在，井水还是那么凉，土里长出来的甜味就一直都在。

圆梦的腾龙民乐团

■史久雄

为庆祝建党104周年，腾龙民乐团在宜兴保利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虽然这是以本土业余民乐爱好者演出为主的音乐会，但就形式而言，有器乐合奏，有齐奏，也有独奏；就内容而言，有经典曲目的演奏，也有自己创作的乡土音乐表演；就参演者而言，有成年人，也有少年儿童，还特邀外地知名演奏家献艺，锦上添花。整场演出气氛热烈，上下互动，效果不亚于专业团队演出。

何谓腾龙民乐团？因该团自2011年组建至今，活动场所一直在新街腾龙果园里的玻璃房内，故命名为“腾龙”。腾龙民乐团的骨干成员以半个世纪前宜兴县文艺学校的学员为基础。

宜兴县文艺学校，民间俗称“小京班”，当年的宜兴城乡，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待样板戏的态度、普及样板戏的程度，是事关政治站位的立场问题。县革命委员会不仅果断解散原来的锡剧团，成立京剧团，还创建了文艺学校，面向全县招收有文艺特长且家庭出身好的中小学生，一旦选中，不但学习生

活条件优越，而且可以“农转非”，以此来显示普及样板戏从娃娃抓起的决心。一时，“小京班”学员成为天之骄子，让多少人倍感眼馋。

“小京班”确实幸运，当时正好有一批南京、无锡、常州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下放到宜兴，他们就成了“小京班”各专业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叫沈中的老师，他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转业到常州锡剧团任作曲，受过专业训练，由他担任“小京班”的器乐老师。他让学生学五线谱，教基础乐理，帮助学生训练各种乐器的基本功，没多久，“小京班”的学生就能应付各个样板戏的音乐演奏和伴奏要求。“小京班”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填补了宜兴器乐领域无专业训练指导的空白，培养了一批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人才。他们犹如“革命火种”，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和带出了一批批器乐后起之秀，大大提高了宜兴器乐演奏的整体水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十多岁的“小京班”学员如今都已成为六七十岁的老人。2011年，退休了的昔日同窗不约而同再聚首，重新拿起乐谱，操起弓弦，圆起曾经的

音乐梦想。

腾龙民乐团很快吸引了专业院校毕业的人才和社会各界众多的器乐爱好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老中青三代的民乐团，人才济济，实力不俗，新的梦想开始了。

当年的“小京班”取代过自学成才的草台班，再圆梦当然不能走草台班的老路子。每部曲目必须按专业要求为音乐化妆，进行配器，为各样乐器写出分谱，由分到合，汇聚成层次清晰的旋律、美妙动听的乐章。乐团需要凸显当年的京味特色，于是把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核心唱段《乱云飞》改编成合奏曲。乐团需要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宣传宜兴山水，彰显独一无二个性。民乐合奏曲《团圞蕴秀》《荡里潮音》诞生了，团圞的浪花声、潮音寺的钟声声，从弓弦中流淌出来，幻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面，令人陶醉。

大合奏的成功源于个体的合格。指挥用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格的个体，不迁就任何一个不到位的音符，老中青在准确面前一律平等。

每周四晚上是民乐团的活动时

间，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团员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距市区十多公里外的腾龙果园，十多年雷打不动。在长期的训练、精心的打磨、有机的配合、潜移默化的浸润下，每位成员的演奏技巧在提高，乐团整体演奏水平在升华，还引来了朱昌耀等二胡界的名人前来指导、进行合作。

没有经费，没有报酬，但民乐团十多年来不间断活动。开展活动总要有场地，也免不了要点开支。乐团组织者家里有企业，他斥资搭建几百平方米的玻璃房供训练用，每周的活动，他都要给大家提供一顿免费晚餐，此次演出，他提供了十多万元的费用。他既出力又出钱，在金钱社会，对这样的“冤大头”，真要给个大大的赞！

养在深闺人未识，闺女长大了总要出闺阁见外面的世界，腾龙民乐团准备搞一次免费公演。时间定在2025年6月29日，腾龙民乐团要为党献上一份小小的礼物。公演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演出获得成功，赢得无数掌声和喝彩。

确实应该为腾龙民乐团鼓掌，为他们喝彩。

限的生机。

没有“梅姑娘”，哪来贺铸的《青玉案》和赵师秀的《约客》，哪来范成大的《喜晴》和白居易的《浪淘沙》，哪来苏轼的《湖景》和周邦彦的《鹤冲天》……古人寄情山水，顺化自然，留下了无数不朽诗篇。今人在梅雨天，依窗观雨，泊舟听涛，闲居读书，宿家下棋，不失为一种诗意生活。

正眼看一下“梅姑娘”，你会发现她其实挺美，多念她的好，你便会发现这是独属夏天的一份浪漫。

多念“梅姑娘”的好

■周亚定

那会儿，“春姑娘”一走，“梅姑娘”来了。

“春姑娘”走时，人们依依不舍，因为她带给人间一片繁华和美妙，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正如宋代杨简《石鱼楼》一诗中描写的那样：“桃红柳绿春无迹，鱼跃鸢飞妙不传。”

“梅姑娘”似乎不招人待见，她这一来，雨下个没完，正如陆游《梅雨》一诗中描写的那样：“残雨收还滴，低云去复留。”偶尔赶上天晴，又闷热难熬，湿漉漉、黏答

答，仿佛天天洗桑拿。若是出现“倒黄梅”，有人便以为“梅姑娘”年纪轻轻却生得“年经”失调的毛病，恨不得戳破天庭，让玉皇大帝将她收了去。

在我看来，无论是“春姑娘”，还是“梅姑娘”，各有各的好。多念“梅姑娘”的好，心情就不会那么糟糕，相反感觉会别样好。

没有“梅姑娘”，哪来“梅雨无心争艳丽，滋润万物显翠枝”的清新之感，哪来“梅雨霁，暑风和”的雨过天晴的明快之感，哪

来“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的赏心悦目之感，哪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豁然之感。

没有“梅姑娘”，哪来的江河水满。江河水浅，灌溉无源，田间缺水，庄稼遭殃，何来五谷丰登，何来瓜果飘香；水库库存告急，宜兴人喝惯了“大水缸”里的水，若再喝河里的水，总觉不是一个味。水是生命之源，唯雨水充沛，方能滋润大地，让生命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和无

水调歌头·空调赋

（外一首）

■梅春

炎暑苦相逼，大地似笼煎。人间寻觅凉处，无奈炙风缠。幸有空调仙物，巧送清幽爽气，惬意满庭轩。按键勾幻境，瞬息别熬煎。

似春风，如甘露，润心田。静听微响，运转送冷意绵绵。不惧骄阳当顶，何惧桑拿难挡，安逸乐无边。纵是暑三伏，梦稳若秋闲。

水调歌头·趣说风扇

炎暑困人久，忽念有风传。案头风扇轻转，聊可解忧煎。拟作青鸾翔舞，又似灵犀开悟，凉意漫阶前。笑指此君妙，能化热中闲。

忆畴昔，摇羽扇，意如仙。孔明谈笑，赤壁烽火破曹船。今有电机助力，更得清风随至，科技改尘寰。但愿永相伴，长却暑威顽。



慈香芳

丁焕新 摄